

云冈文化传播力持续发酵

——云冈石窟暑期旅游“流量密码”探析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云冈石窟暑期游火热

7月15日晚,作为“美美与共 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系列活动之一,大型光雕秀“云冈之光”在晋中市榆次老城瓮城遗址公园璀璨亮相。多国驻华使节、文博专家、海外汉学家及现场中外宾客共同见证这场跨越时空的光影盛宴。

如今,光影落幕,但云冈旅游依旧火热。正如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崔晓霞所言:“有幸在职业生涯中一路伴随并见证着云冈景区的不断变化与成长,倍感自豪。从新千年云冈申遗时景区前道路与环境的大改观,到2008年之后的景区扩建增大10倍,如今,通过交通优化、业态丰富、智慧升级、生态修复和文物保护等多维度发力,云冈石窟已成为国内外游客暑期热门目的地。”

站在武州山南麓,遥望十里河波光潋滟。立于数字展厅,第20窟露天大佛以毫米级精度在虚拟空间“重生”,游客戴上设备便穿越回北魏,仰望佛陀开凿之初的庄严;而在几公里之处,废弃的矿车与石窟禅意在东山菩提艺术区奇妙交融,煤文化与佛造像成为最受年轻游客欢迎的“大同礼物”。

得天独厚的避暑优势与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样印证着这种火热。盛夏时节,气候舒爽的大同迎来暑期旅游高峰,也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省外游客、国际友人慕名到访。云冈石窟凭借深厚的北魏历史底蕴、独特的石窟艺术魅力,成为国内外游客暑期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走进云冈石窟,景区内客流涌动、人气高涨,游览步道秩序井然,沉浸式历史文化体验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这座诞生于北魏的千年石窟,正以一种兼具厚重与轻盈的姿态,成为大同文旅产业升级的绝佳样本。

科技赋能:从“不可移动”到“无处不在”的体验革命

云冈的火热,首先源于对“文物活化”的突破性解答。面对不可移动的石窟与游客需求间的矛盾,云冈构建了一套从“保护”到“体验”的完整数字化闭环。

在保护端,“数字云冈”工程已累计完成超80%洞窟的高精度数字化建档,预计2030年全部完成。这些毫米级的三维数据不仅为文物永续留存提供了

“基因库”,更成为文旅体验的“创新源”。在体验端,景区打破了传统“走马观花”模式,落地“云冈之光”光雕秀、“探秘·云冈”光影展、VR北魏实景穿越等项目,游客可在虚拟空间“走进”未开放洞窟、精华洞窟和热门打卡区域,甚至亲手“修复”残损造像。这种科技重塑的沉浸感,直接带动了年轻客群的爆发式增长,年轻游客占比突破六成。

智慧化管理则保障了火热的“温度”与秩序。景区依托“智慧大脑”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客流智能预警、预约分流与弹性延时,在日均数万客流下实现文物保护与游览舒适的平衡。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主任宁波说,云冈研究院构建智慧景区综合管理平台,用数字化手段为景区装上“智慧大脑”,融合了票务、停车、安防、公厕等六大模块,构建起“数据采集——分析决策——场景应用”的全闭环管理体系。在综合管理平台配套移动数据终端,景区运营管理人员可突破时空限制,实时收集、获取景区的各类数据,集成景区人、车、物及各场景的可视化、在线化、联动化,实现“一张图掌上智慧管理”,推动景区运营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在客户端,游客可通过景区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在线完成预约购票,实时查看景区客流量、车流量数据,据此灵活规划行程,避开旅游高峰时段,让行程变得畅快。

跨界融合:“石窟+工业”构建全域旅游版图

今年暑期云冈旅游的另一鲜明特征,不再只是一次石窟游,而是一个“石窟+工业”双IP驱动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煤文化是大同旅游的标志之一,云冈区内保存着丰富的煤炭工业遗产。今年7月,煤炭文化与石窟文化进一步走向深度融合。依托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大同煤炭博物馆等资源,云冈区推出了国内独有的真实井下探秘线路,游客可“下矿井、品煤史、忆矿工”,形成与石窟地上观光截然不同的垂直体验。与此同时,废弃的机车、矿山机械被改造为东山菩提艺术区的后工业文创打卡地,工业废墟的硬核与石

窟禅意形成强烈的视觉文化反差,成为社交媒体极具传播力的新场景。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相关负责人说,这种融合甚至渗透到了消费终端。煤雕佛造像、矿石文创摆件等跨界伴手礼,将煤炭的粗砺与佛像的庄严融为一体,成为“带得走的大同记忆”。配合石窟禅意酒店、矿工怀旧民宿等主题住宿,云冈正将原本半日游的观光模式,延长为“石窟+工业+乡村”的深度过夜游,织密全域旅游一体化网络。

品牌升级:从“国保打卡地”到“文明对话场”

今年暑期,云冈石窟的火热,更是一场文化价值的深层体验。云冈石窟不再仅仅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而是被塑造为“丝路文明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物见证。

学术与传播的同步发力,大幅拉升云冈文化的品牌厚度。云冈学持续深化,多种讲座和学术论坛、石窟数字化保护成果频频登陆主流媒体,使其在专业领域保持高曝光。同时,大众传播层面的年轻化表达也极为成功。无论是“融·云冈艺术高校巡展”,还是“小南唐”文创IP和云冈绘本系列图书的火爆出圈,都让千年石刻具备了持续发酵的传播力。

此外,“走出去”战略极大地拓展了文化辐射半径。3D打印复制洞窟与造像远赴海外巡展,塞纳河畔的光雕秀让西方观众惊叹于东方美学,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入境游与跨省游的关注度。今年暑期,云冈旅游已成功将一座静态的文物遗产,升级为一个动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明对话平台。

云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云冈旅游的火热,是科技赋能、产业融合与价值重估三重共振的结果。文化遗产的流量密码,不在于“守旧”,而在于“焕新”。当数字技术让大佛在虚拟世界中永生,当工业废墟与千年石窟在现实中对话,当学术研究 with 大众传播在品牌端共舞,云冈石窟便不再只是武州山崖壁上的历史切片,而成为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枢纽。这不仅是云冈旅游的现实样本,更是中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云冈两大联展武汉启幕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7月23日,“融·云冈艺术高校巡展(武汉大学站)”与“百年寻踪——考古视野描摹千年云冈”联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启幕。本次展览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由武汉大学指导,云冈研究院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万林艺术博物馆共同承办,武汉大学丝绸之路唐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新整合与新闻解释研究团队作为学术支持,大同云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同云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云冈研究院云冈纹饰研究与创新工作室协办。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多维度的展示手段,呈现云冈石窟在民族融合视野下的深厚艺术内涵与历史价值。

此次联展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一次大规模、全类型、沉浸式深度展示。展览精选了经典造像图片、高精度3D打印复制窟与建筑构件、洞窟模型、古籍善本、百年影像等近百件(套)展品,并创新性地融合了全息投影、VR互动等数字化技术。观众不仅能在实体展品中触摸历史的脉络,更能通过科技手段身临其境地感受石窟的空间叙事与艺术魅力。

展览聚焦“民族融合”这一核心主题,系统划分为四个维度,深入剖析云冈石窟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伟大见证的独特地位。

马上下——拓跋立国与民族共治:回顾拓跋鲜卑由盛乐迁都平城,创立北魏王朝,开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历史背景,展现“鲜汉相糅”的政治与文化结构。

诸流汇聚——云冈石窟艺术中的思想交融:探讨儒家伦理与佛教思想的交汇,以及不同族群在共同价值中的精神凝聚,揭示汉代羽人、西域风格与中原技艺的融合过程。

仪融万象——多元文化的视觉表达:佛衣历经三变,从犍陀罗通肩大衣到祖右袈裟,再到南朝褒衣博带。造像面容从深目高鼻的西域样貌,过渡为清秀温婉的秀骨清像,是民族融合进程最直接的视觉证明。篋篋、羯鼓、曲项琵琶沿丝路传入胡商驼队身影,刻入崖壁乐声与商路,共同绘就平城作为北方国际都会的绚丽图景。忍冬纹跨越地中海而来,龙纹从印度那伽蜕变为中国龙,莲花、藻井各呈其妙,在壁面营造出奇丽的融合视觉宇宙。

传薪问道——学术传承与遗产保护:百余年来,从唐长孺深耕北朝史探索,到宿白以“三期论”奠定云冈研究

范式,这是一部求索真知的理解史,是学者们跨越千年岁月与古代工匠隔空对话的执着坚守,这是一部石窟艺术研究的精神史,更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自立自强的奋进诗篇。展览还展示现代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体现学术赋能展览的专业深度。

“百年寻踪——考古视野描摹千年云冈”联展以“揭秘窟前”“探寻云顶”“勤耕不辍”为主题,展示千百年窟前建筑兴废、叠压厚土之下藏着的石窟变迁完整档案,以及1992—1993年启动窟前发掘,揭示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厘清北魏至明清窟前建筑发展脉络,云冈第3窟遗址入选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果说窟前发掘揭开了石窟脚下的秘密,2008至2012年的窟顶考古,便是在寻访古籍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秘境。那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和云冈石窟研究院考古队联合开展三次发掘,总计揭示面积8600平方米,出土瓦当、陶片等。

考古步履从未停歇,云冈考古正向精细多元迈进。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团队与云冈研究院通力合作,依托三维重建技术,攻克了石窟复杂结构建模的难题。

“百年寻踪——考古视野描摹千年云冈”联展解锁云冈石窟的艺术风貌与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谱写着民族融合与艺术交融的壮丽篇章。

为深化公众对展览内容的理解,主办方特别策划了专题讲座。7月23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云冈石窟艺术欣赏”为题,带领观众溯源北朝文明脉络,解读石窟瑰宝背后的东方美学与丝路文明印记。

云冈研究院相关人士表示,武汉大学是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学术重镇,以“北朝四史”修订工程为代表的学术成果,为云冈石窟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文献基础,一代又一代珞珈学人在这条路上将北朝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薪火传承至今。此次巡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中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实践。通过考古视野与数字科技的结合,展览让千年前的石刻艺术在珞珈山下焕发新生,引导青年学者开启跨越时空的石窟文化寻踪之旅。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9月20日。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云冈石窟第2窟西壁佛首

与流散在欧美的云冈石窟造像相比,日本是馆藏云冈造像较多的国家,尽管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但流散之路虽近犹远。

往事得从1902年追溯。

那年夏天,日本帝国大学工学博士伊东忠太,偕同横川省三、宇都宫五郎来到大同,走进了云冈石窟,成为近代以来最先踏入这片佛国圣地的外国人。

伊东忠太之后,大批欧美和日本的学者、摄影师相继来到云冈,领略这些艺术宝库的伟大,尤以日本人最多,如关野贞、山本明、羽馆易、小川晴咏、木下李太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使得云冈名声大噪。

时光远去,流散到日本各类云冈造像,呼唤我们的关注。

在云冈石窟担任兼职讲解的几年间,我陆续了解了日本馆藏云冈造像的情况,内心涌动着无法言说的伤感。那些造像,涵盖佛首、供养人头像、思维菩萨手臂、拱尾立兽等多种类型,既有公共文博机构的收藏,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正木美术馆、五岛美术馆等,也有隐于私人藏家之手,鲜为人知。不记得谁说过一句话,“对艺术最好的拥有是欣赏而不是占

富士山下的云冈神采

许玮

有。”这句话折射的是人们对待艺术品的崇高心理,但在中华大地积贫积弱的年代,云冈造像漂泊异乡,纵然它们依旧面带微笑,但那笑容不再是悲悯,而是无奈,是“有家难回”的默然。

富士山下,云冈造像郁结着这份默然。

流散在欧美的云冈造像多为整身,而流散在日本的云冈造像以头部居多。虽然我从画册和明信片里见过不少这样的流失造像,但依然渴望知晓它们的现状。

2021年夏,北京的宫宝昌先生带朋友来云冈石窟游览。那时,我刚到云冈做讲解员,有幸与他们相识,并为他们讲解。讲解中,我提到云冈有众多造像流失日本,宫先生听了格外留意,参观结束后,他就这个话题跟我交流了许久。分别时,他说,“我经常带孩子出国游览,特别是日本,之前去过,日后还会去的,届时得去博物馆看看流失的云冈造像啊。”他感慨道,“富士山下,不知百多年前的那条流失之路,能否等来云冈造像的回归?”一席话,令我动容。于是,我们互加微信。他说若在日本的博物馆里见到云冈造像,一定拍照发给我。

我感谢了宫先生的好意。之后的等待,漫长却心怀渴望。

2024年夏,宫先生果然去了日本,而且他一直惦记着云冈的流失造像。在日期间,他查询了藏有云冈造像的几大文博机构,但因行程所限,只去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云冈今之第2窟西壁的一尊佛首,就“栖身”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宫宝昌先生一路进东京国立博物馆,便循着导览图找那尊云冈造像。当静默的佛首扑入他眼眸时,激动之情涌上心头。他仔细欣赏,拍照后发给了我,而我看到这尊佛首时,是和宫先生一样难以言表的心情。佛首被放置在咖色展台上,肉髻高耸、面相饱

满、鼻梁挺拔、笑容含蓄,除了左额有一点破损外,其余均保存完好,熟悉云冈雕刻风格的人,一眼便可知它是“云冈大家庭”的成员。佛首前立有简介牌,用中、英、韩等文字标注其为“如来头部”,那垂怜众生的目光里,满蕴着1500多年前北魏的悠远时光。

1929年9月,北平市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专职调查员常惠,来云冈石窟调查造像情况,随后有《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问世,其中提到“寒泉洞失去佛头七颗”。寒泉洞,即今云冈第2窟。可见,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这尊佛首,便在当年丢失的七颗之列。我无法言明这尊佛首被流散的经过,时间让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了。

翌日,宫先生又远赴京都国立博物馆,因禁止拍照,且未见展陈云冈造像,所以他没有照片发我。我知道他屡赴日本,此番未能看到云冈造像,留待日后寻访。令我欣喜的是,2025年盛夏,上海友人杨磊开启了一周的东瀛之旅。他对云冈石窟怀着深情,所以定下行程后,第一时间发信息告诉了我。不用说,我一定会去日本的博物馆寻找云冈造像。

杨磊的日本之行,第一站飞抵东京,远眺富士山,积雪皑皑,而云冈造像等待着来自故土的另一次深情探望。

为了能多参观几座博物馆,赴日前,杨磊大致了解过云冈造像流失日本的情况,和宫宝昌先生一样,他也先看了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那尊云冈佛首,并且拍照给我,然后又去了九州国立博物馆。云冈石窟的一尊佛首就陈列在馆内。

佛首被固定在咖色座上,面庞清瘦,容貌秀丽、肉髻圆润、嘴角含笑,细长的眉眼间,散发着独属于云冈造像的美。佛首旁配有中、英、日、韩等多种文字介绍。“这一佛像源于云冈石窟,面相方圆,略带微笑,祥和安

宁,为云冈造像风格的典型代表,其风格也影响了日本飞鸟时代的佛像制作。”不同国家的游客,都能借助这段介绍,读懂佛像的身世、知晓它的来处。简介还注明这尊佛首系塚本レイ子氏寄赠,却未标注出自今日云冈第几窟。我不知道这位寄赠者是何人,如何获得这尊佛首,但把云冈造像公之于众,让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能观瞻欣赏,称得上是一份善举,因为,文物真正的“回家”,不仅仅是跨越国境,更是被善待、被看见。

杨磊拍摄了这尊佛首多个角度的照片,都发给了我,令我感动。隔日,他又去了大阪市立美术馆,去探望一尊来自云冈石窟的坐佛。

大阪市立美术馆位于大阪天寺公园内,是日本知名度很高的公立美术馆,以丰富的东亚艺术品收藏而闻名,尤以中国书画与石刻造像最为精粹。与上述两尊佛首不同的是,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是云冈石窟的一尊完整坐佛。佛像趺坐而卧、面如满月、笑意清幽;袈裟右袒、衣纹流畅、褶皱如波。厚重的包浆,让砂岩透出金属的质感,而如莲静放的微笑,则涤荡了周身的尘埃。相信每一位看到这尊佛像的游客,都会驻足良久,在心底默默遥想云冈。

杨磊同样拍了许多照片发给我,而我请他送上一份遥远的惦念。

流失于日本云冈造像为数众多,有的公开展示,有的私人秘藏,无法遍览。宫宝昌先生和杨磊看到的仅是其中的几尊,但我感谢他们远涉重洋的这份情谊,不但让我看到了云冈造像在日本几座博物馆的现状,也带回了这些造像目光里的期盼、微笑里的沉思,还有隐于沉默中的思乡之情。

富士山无言,但艺术有根。纵然流失造像归途漫漫,但故国的惦念跨越山海,会岁岁守望。

《遇见云冈》

融合之光：第9、10窟廊柱里的丝路基因

本报记者 赵小霞

步入云冈石窟景区,踏上礼佛大道,首先迎接你的是两侧13对26根巍峨耸立的千佛列柱——白象承驮、须弥座上力士托举、四面柱身密布千佛。很多人不知道,这组恢宏列柱的直接原型,就藏在景区深处第9、10窟前厅。《遇见云冈》带大家走进这两窟前厅,去辨认那一脉相承的石柱容颜。

第9、10窟是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约建于北魏太和年间。两窟前室各有两根露明通顶的八角石柱,柱身各刻10层佛龕、每层两龕,柱下为须弥座,由狮子和大象承驮。这种“金龕齐列,玉帛承驮”的格局,是在继承汉魏以来中国传统殿堂式建筑的基础上,兼备了古印度与希腊、罗马外来建筑形式而创造的新体裁。

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廊柱身上流淌的丝路基因。云冈学者张焯曾指出,第9、10窟是中国传统的殿堂式建筑,但其窟外前庭由雄狮、大象驮起的廊柱,“混合皆备了古印度与希腊、罗马建筑艺术风格”。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前辈学者早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论证,这种柱廊布置形式与希腊神庙前的柱廊相类似,柱头带有古希腊爱奥式涡卷的特征。与此同时,柱身运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收分”技法——根粗顶细、渐上渐细,这是汉代以来中国木构建筑的典型做法。希腊柱式的优雅比例,被北魏工匠以忍冬纹、千佛龕、须弥座重新包裹,化作独一无二的“云冈式石柱”。

而礼佛大道上的千佛列柱,正是

以第9、10窟等窟前廊柱为主要蓝本,并融合第12、14窟等处的雕刻元素放大复原而来。柱高8.73米,由下至上依次为须弥座、力士、六牙白象、四面千佛柱身,柱身四面刻满双排并坐佛像,共2080尊。13这个数字在佛教中代表功德圆满,13对列柱以大吉之数象圆满之路。

站在第9窟前凝视那根风化斑驳的八角柱,再回望礼佛大道上昂然挺立的千佛列柱,你会明白:北魏工匠把希腊的涡卷、印度的象狮、波斯的忍冬、汉家的收分,统统圆进同一根石柱;而今天的礼佛大道,又把这根石柱的故事拉成一条千米长路。柱未改,形已新——不变的是中西交融的胸怀,是平城时代那份敢把天下风物都请进佛国的气度。

在第9、10窟前驻足片刻,凝视那根千年的廊柱。它不只是建筑的构件,更是一枚凝固在石头上的文明路标——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从来历经的起时间长河里的交融。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体视频号看更多精彩视频